

论乡村社会记忆的苏醒及其对农民选择的影响
——基于一个中国农村合作社发展的考察

On the recall of social memory in rural area and its influence
to peasants behavior selection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a rural cooperative in China

朱兴涛(Zhu Xingtao)

东北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School of sociology,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摘要: 本文通过一个中国乡村合作社发展过程的个案考察,来具体分析乡村社会记忆的保存形式和作用表现,着力分析了乡村社会记忆苏醒表现、原因、过程及其影响因素,重点揭示了乡村社会记忆对农民行为选择的影响机制,从而为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以求有效推动新型农村合作社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乡村社会记忆 苏醒 影响

Abstract: This paper specifically analyzes the keeping form and the revealing effect of social memory in rural area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a Chinese rural cooperative. And it mainly discusses the manifestation, causes, process and impact factors about the recall of social memory in rural areas. It focuses on revealing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he rural social memory which may affect the peasant's behavior selection so as to propose relevant suggestions and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healthy and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operative in new pattern.

Keywords: rural social memory recall influence

一、问题的提出

长久以来,记忆一直被认为是个人的私事,然而 20 世纪早期以来,少数几位学者开始从社会学角度重新审视记忆,从而拓展了社会学的传统研究边界,开辟了社会记忆研究的新空间。第一位使用“集体记忆”的是雨果·霍夫曼(Hugo von Hofmannsthal),他在 1902 年的一篇文章中将社会记忆比作“我们神秘的祖先在我们之中遗留下来潮流般的力量……那就是层层积累起来的社会记忆”。在现代学术界,对社会记忆的最早研究可以追溯到涂尔干的弟子和助手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他的《论集体记忆》一书重点论述了“过去”与“现在”的关系,他认为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对过去的一种重构,人们如何建构和叙述过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下的理念、利益和期待,而记忆的建构更受到权力的掌控¹。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概念。之后在 1940 年,人类学家埃文森·普里查德在他著作的对努尔人的研究中发展出了“结构性失忆”这一概念。1989 年,

¹莫里斯·哈布瓦赫,毕然,郭金华译,2002,《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43-45 页。

保罗·康纳顿的《社会如何记忆》，讨论“有关过去的知识”与“对现在的体验”之间的关系时提醒我们，历史记忆和对现实的理解，存在相当复杂的动态的互动关系。人民的历史记忆，受到其对“当代”理解得影响，而其对“当代”的理解，又受制于其历史的记忆，这是一种具有内在和谐性却又难以用逻辑语言贴切描述的复杂动态。²此书探讨社会记忆与一个群体的身份认同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经典之作，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使用记忆分析的方法树立了榜样。James Fentress 和 Chris Wickham 合编的《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 1992)是一本专注于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系统展示社会记忆是什么的一本专著，让人们对社会记忆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德国学者哈拉尔德·维尔策主编的一本回忆论文合集《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将哈布瓦赫德猜想推进了一步，着力于应用各个领域的例子将“社会记忆”这一概念解释清楚，“对自己的过去和对自己所属的大我群体的过去的感知和诠释，乃是个人和集体赖以自我认同的出发点，而且也是人们当前——着眼于未来——决定采取何种行动的出发点。”他认为，群体和个人的社会记忆对他们确定自己的身份认同有着决定性作用。在汉语著作中将社会记忆理论应用到人类学、社会学领域内的研究中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台湾学者王明珂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羌在汉藏之间》，大陆学者吴飞的《麦芒上的圣言：一个乡村天主教群体的信仰与生活》，美国学者杨凤岗的《皈依·同化·叠合身份认同：北美华人基督教徒研究》。

基于以上的梳理，笔者更倾向于把社会记忆理解为是人们在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信息的方式加以编码、储存和重新提取的过程的总称。³社会记忆的深层内涵在于，它是人类主体能力和本质力量对象化结果的凝结、积淀和破译、复活的双向活动，它是人作为实践主体对历史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主体能力和本质力量进行确证、保存、占有和延续的内在机制，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自觉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创造性和依赖性、历史阶段性与活动连续性的统一。社会记忆在城市和乡村都普遍存在，转型期的乡村社会记忆有着更为复杂的实践意味。转型期的乡村社会变迁日益加快，昔日自然形成的很多村落格局正在被打破，充斥于日常生活的仪式习俗正日益被淡忘，人与人之间经世沿习、朴素感性的处世之道正在为理性化的现代交往原则所替代……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的、带有乡土气息的社会记忆正悄然发生变化，其文化规约、社区认同的功能日渐淡化，与市场对接、获取经济资本的功能日益凸显获取经济资本的功能日益凸显，乡村社会记忆的影响机制发生着变化。

我出生在农村，从小中国农村的贫困一直困扰着我，让我不断地去求索答案。上大学读了社会学专业之后，我便以社会学为工具寻找答案，10年时间先后到中国的山东、广东、贵州、河南、甘肃等10余个省，30余个村庄去调研，去寻找农村发展的希望所在。后来，我惊喜的发现新型农村合作社在农村悄悄的发展起来。我认为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是继家庭联产承包制度、村民自治制度之后，具有历史性变革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对于未来中国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选择位于中国东北吉林省梨树县的百信农民合作社进行了跟踪调研。这个合作社由于成立时间较早、运行相对规范、自发性质明显而成为合作社发展的范本。对

²王大立、王雅芳，2004，《地方文化与集体记忆的探讨——以犁头店麻笋文化为例》，《文化研究月报》，第41期。

³孙德忠，2006，《社会记忆论》，湖北人民出版社，第12页。

农民关于合作社的社会记忆而言，首先遇到的是记忆保存的问题，然后是记忆苏醒的问题，再有是记忆更新的问题。农村合作社的社会记忆的存在形式是多样的，在档案管理的书籍文本中，在老年人的口述史中，在村庄流传的故事中，在青年一代的记忆中，也在下一代的预期记忆中。从合作社的实际发展来看，合作社的初步发展过程正是农民根据乡村社会记忆进行甄别、选择和行动的过程，也是乡村社会记忆的发挥作用过程。从合作社未来壮大的需求来看，需要更新农民的思想观念，建构乡村社会记忆，从而实现乡村的自我发展，从温饱的生存之道走向富裕的发展之道。乡村社会记忆的保存和苏醒都影响着农民的行为和心理，有着什么样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机制呢是我们重点研究的内容。

二、乡村社会记忆的苏醒：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的重要事件

一个社会在记忆什么，谁是记忆的主体，一定程度上展示了这个社会的特性。乡村社会记忆是农民生命本身的展开，更重要的是农民的一项权利，农民也应该像其他上层社会阶层一样有属于自己的集体记忆。长期以来，作为社会主体处于底层的农民，其生活策略、生命历程、声音与记忆，构成了历史和社会演进的轨迹，但明显重视不够；这些生命的在常人生活世界所绽放的华彩或者所显露的晦暗，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和深度理解，那些尘封的社会记忆可能是我们开启社会新发展大门的钥匙。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回望历史，查找有关旧合作社的身影和记忆，关照现实，确证新合作社的脚步和历程。

在这里乡村社会记忆中的旧合作社主要是指历史上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于诸多原因这段社会记忆尘封在民众的思想角落里。1958年8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全国迅速形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到年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为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随后，在“大跃进”运动的高潮中，在部分农村合并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全国范围的运动。这次运动深深影响了农民的生活，并导致了一系列社会不良后果。这段历史让农民对合作社有很多苦涩记忆，甚至悲痛的记忆，至今不愿意触碰。这里所说的新合作社，是指遵守国际合作社章程，由独立的农业生产经营者自愿联合起来，维护和发展成员利益，自主经营、自我服务、自负盈亏的农村合作组织。我国新型农村合作社萌芽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逐步发展，到21世纪则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逐步从生产领域向流通、加工、期货、金融领域拓展。新型农村合作社的建立实质上是在对历史上旧合作社重新认识的基础之上，通过一系列事件让尘封的乡村社会记忆苏醒，从而在思想观念上实现更新建立新型农村合作社。本研究的个案百信农民合作社就是这样一家新型农村合作社。

吉林省梨树县百信农民合作社，位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榆树台镇闫家村，创办于2003年11月10日，是由5户农民在生产互助合作中探索出的生产、加工、资金互助模式；2004年改名梨树县闫家村百信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历经4年的实践，总结了经验与教训，完善了各项规章制度，为农村金融改革提供宝贵的制度样本。2007年3月9日，梨树县闫家村百信农村资金互助社正式挂牌成立，成为我国首家获得金融许可的社区性银行业金融机构。互助社由32位农民社员发起，注册资金10.18万元。互助社截止目前入社社员93户，入股金12.66万元，累计吸收社员存款7000元，办理社员贷款75笔，共为社员提供生产与生活贷款28.63万元。2013年4月5日，开始筹建粮食信托合作社。

乡村社会记忆是以生活在村庄里的农民群体为基础的，在这个群体里保存、传播、更新，因而往往是以村庄为范围的；乡村社会读书人较少，文献的东西也不多，乡村社会记忆是以口述史形式代代相传的，以各种婚姻、丧葬、祭祀、节日、生产形式重现，不断重复性实践，不断被强化。笼统的说，乡村社会记忆的内容包括历史记忆、家族记忆、宗族记忆、社会交往记忆等等，不断沉淀成为村庄范围内的集体观念和共同规范。从实地调查来看，合作社的发起成立过程，就是乡村社会记忆的苏醒过程，也是农民实现观念转变的过程，村庄从封闭走向开放；合作社的寻求发展过程，也是乡村社会记忆的发挥作用的过程，农民根据社会记忆进行策略选择，是合作社发展从困顿走向希望；合作社实现壮大的过程，也是实现乡村社会记忆的重新构建过程，这是农民主动寻求发展的具体表现，从而从生存走向发展。

乡村精英在社会记忆苏醒方面做起的作用。村干部、退伍军人、乡村教师这些乡土精英的人力资本开发，社会关系的运作，使人情、面子与关系的运转起来。乡村社会精英是乡土社会记忆苏醒的先行者，通过为农民做实事做好事带动普通农民苏醒社会记忆。2003年11月10日，闫家村九社农民姜志国等5户农民发起成立榆树台百信农民专业合作社。2004年2月1日，合作社决定兴办“农机型合作社”，并买回合作社第一台农机——揉搓机。2004年4月13日，合作社社员入股18000元购回精密播种机（配四轮）一套，为合作社实现机械化打下了基础，“农机型合作社”基本成型。2004年7月6日，为了充分发挥妇女在合作社中的作用和积极性，合作社成立妇女部。2004年7月10日，合作社互助资金模式提出并准备付诸实施。2004年7月18日，合作社成立秧歌队。2004年9月19日，理事长姜志国应邀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中加合作社促进与发展项目”成果经验交流会。期间，受到全国人大农委领导亲切接见，详谈合作社发展历程。2004年，合作社以资金互助互助社的形式开始运作。2004年9月19日—21日，合作社组织社员为社区修路500余米。2005年4月5日，合作社“深水井”项目开工。2005年，摸索合作社内涵，发起人合资购买粉碎桔杆的工具，社员使用10元/小时，外租30/小时。

专家学者在农民社会记忆苏醒方面所起的作用。鼓励、参与并帮助农民处于困境中的农民，提供精神力量和社会支持。在调查采访的过程中，被提到名字最多的就是自称为“合作社爱好者”的本土专家姜柏林，是梨树县百信合作社的理论指导者和设计者。2005年4月14日，著名“三农”专家、香港乐施会项目官员李昌平来合作社指导考察。2005年6月29日，吉林经济管理学院申龙均教授来我社调研指导。2005年7月8日，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在吉林省农委副主任佟景春、吉林省经济信息中心吴秀媛等陪同下来合作社考察指导。2005年8月10日，中国农业大学何广文教授、博士生导师来合作社考察指导。2005年8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管延友来合作社考察学习。2005年10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苑鹏博士来合作社调研。

大学生在农民乡村社会记忆苏醒中所起的作用。共同吃饭、共同居住、共同劳动，大学生在过程中受到教育，农民在过程中也获得内在成长。2004年5月1日，沈阳师范大学和吉林农业大学的8名大学生支农志愿者来合作社支农调研。2004年8月18日，中国农业大学的6名大学生支农志愿者来合作社支农调研。2005年1月25-2月6日，吉林农业大学支农大学生刘兵来合作社给社员培训财务会计基础知识。2005年3月2日，谢勇模来合作社进行为期一年的支农调研。2005年5月1日-5月7日，东北师范大学大学生支农调研队一行7人来合作社考察学习。2005年5月21日-5月31日，香港中文大学4名学生来合作社实习。2005年7月12日-7月16日，东北师范大学大学生支农调研队一行8人来合作社考察学习。2005

年8月2日-8月9日，中国农业大学大学生支农调研队一行6人来我社考察学习。2007年2月5日-28日，谢勇模在姜柏林的指导下，完成了“梨树县闫家村百信农村资金互助社”筹建和开业材料。

学习与培训在苏醒乡村社会记忆中所起的作用。2003年11月19日，工合国际在梨树办“第15期梨树合作社治理与管理培训班”，合作社社派5人前往参加培训。2004年1月4日，为了提高合作社养羊技术，合作社派人去吉林农业大学取经，受到该校动物科技学院副教授姜怀志的热情接待。2004年2月6日，工合国际在太平镇李家村百信农民合作社组织培训，我社派5人前往参加学习。2004年2月15日，合作社斥资700余元购得中国农业大学函授教材学习。2004年2月18日，梨树县农民合作社研讨会在太平镇李家百信农民合作社召开，合作社派社员参加；20日晚，参加在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召开的合作社联欢晚会。2004年2月28日，合作社创办“学习型合作社”，正式开始组织社员有计划地学习。2004年3月6日，参加工合国际在梨树榆树台镇举办的第17期培训班。2004年8月10日，合作社女社员参加县妇联举办的合作社培训班。2005年，合作社代表参加吉林省经济信息中心举办的“计算机培训”

媒体的关注加速了原有乡村社会记忆的苏醒和新乡村社会记忆的形成。2004年8月14日，县农政局领导陪同《吉林日报》记者来合作社作专题采访。2004年8月末，合作社经验被《工合国际通讯》报道。2004年10月19日，合作社被作为农民合作社典型被《吉林日报》作头版报道。2004年10月21日，吉林日报发题“梨树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记事”，报道合作社。2004年10月26日，合作社社员在夏家农民合作社接受吉林电视台乡村频道“乡村聚焦”栏目记者采访。2004年10月28日，《南方周末》发表题为《被合作社影响的村庄》的深度采访，对合作社作了专题报道。2004年11月7日，“乡村聚焦”对合作社的报道播出，合作社组织社员冒雨前往能收到此节目的本村1社村民刘臣家去观看节目播出。2004年11月15日，《中华合作时报》发表题为《“乡村试验”悄然推进一对“百信”资金互助合作社运作情况的调查报告》，对合作社进行专题报道。2005年1月7日，吉林电视台新闻中心来合作社录制节目。2005年2月1日，《财经时报》记者田文会来合作社采访。2005年3月14日，《财经时报》发题为《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起步，成败取决与风险控制》，对合作社进行专题报道。2005年3月28日，《金融时报》发表题为《梨树“花”开来自吉林省农合组织的考察报告》，对合作社进行专题系列报道。2005年12月，合作社代表受邀参加吉林电视台录制节目。2006年3月26日，长春《城市晚报》发题《“对话姜柏林”建设新农村，合作社可作样本》，报道合作社。2006年3月26日，长春《城市晚报》发表题为《农民合作社要有合法身份》，对合作社进行专题报道。2006年4月13日，谢勇模以“红颜一钓”的网名在天涯论坛发表《一个引起中南海关注的农民合作社》，引起强烈反响，该帖迅速成为天涯网强帖，点击率在不到一周的时间达2万。2006年5月20日，《财经纵横》发题《谁来引导农民资金互助组织》，对合作社进行专题报道。2006年8月29日-8月30日，中央电视台《财经报道》栏目组前来合作社采访录制节目。2006年9月15日，国务院新闻中心五洲影视传播中心前来合作社采访。2006年8月29日-8月30日，中央电视台《财经报道》栏目组前来合作社采访录制节目。2007年3月9日，“梨树县闫家村百信农村资金互助社开业庆典仪式”隆重举行，《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财经时报》等十几家知名媒体闻讯纷纷赶来宣传报道。

对外交流，获得自信，苏醒了作为新农村建设主题的记忆和意识。2004年3月14日，同乡农民韩树春带领新合村农民来合作社参观学习。2004年4月12日，榆树台镇农村信用

社领导就农机贷款来我社调研。2004年7月21日，中国研究咨询公司，美国农业部退休专家郭志文父子来合作社考察。2005年4月9日-4月10日，合作社理事长姜志国、副理事长李辉去沈阳师范大学参加“大学生支农调研经验交流会”。2005年8月3日-8月9日，合作社代表参加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在梨树县举办的“第二届全国农民自组织合作和能力建设交流会”。2005年8月16日，国际援助计划带领陕西农民来合作社考察学习。2005年8月23日，吉林省延吉市农经站带领当地农民来我社考察学习。2005年9月29日-30日，合作社代表参加东北师范大学三农学社举办的“农村组织创新与和谐社会”研讨会。2006年5月28日-6月3日，香港社区伙伴带领四川农民合作社代表来合作社交流学习。2006年4月24日-4月27日，合作社代表参加由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举办的“农民合作组织建设经验深度交流会”、“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与新农村建设研讨会”、“国仁合作联合社成立大会”。2006年8月，黑龙江省哈尔滨农业研究所宋树军老师来合作社学习交流。2006年8月19日，陕西省旧县洛川农村合作医疗社来合作社考察资金互助。2006年8月24日-8月27日，合作社代表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主办，北京师范大学承办的“第二届社会政策国际论坛暨系列讲座”。2006年11月4日-11月8日，合作社代表参加由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在河北省定州市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举办的新农村建设与生态农业交流会。2006年11月6日，内蒙古自治区经纪人协会、内蒙古自治区农村经纪人工作委员会、内蒙古兴农绿色产业协会来合作社交流学习。2006年11月17日，安徽省南塘农民合作社代表前来交流学习。2006年11月28日-11月29日，合作社代表参加由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举办“新农村建设经验交流会”，合作社被评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学生实习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试验创新项目”。2006年12月16日-12月17日，合作社代表参加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加拿大农业部主办的“促进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国际研讨会”。

政府推动所起的作用：提供制度空间，发展资源、政策资源以及法律所确定的权益。2004年4月26日，市社科联领导来合作社调研，提出在合作社创办农民合作社讲习所。2004年5月27日，县农资局领导来合作社考察。2004年7月3日，省农委、政研室，中国社科院，工合国际及县农资局领导来合作社评估；当晚，合作社应邀在县城参加吉林省梨树县农民合作社“82届ICA国际合作社日暨10届UN合作社国际日”庆祝大会，社员李辉代表合作社在大会上发言。2004年7月22日，合作社3名社员村党支部递交入党申请书，获得批准。2004年8月9日，县妇联带领致富女能人来合作社参观学习。2004年9月14日，县妇联陪同省妇联领导来合作社考察。2004年11月3日，县农办、镇委陪同四平市农委来合作社考察。2005年3月8日，合作社妇女部被四平市妇女联合会、四平市人事局评为“创建学习型妇女组织先进单位”。2005年8月7日，我社被吉林省农委评为“专业合作组织试点单位”。2005年12月，梨树县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总结表彰大会。2006年2月7日，合作社代表参加梨树县县委举办的“新农村建设规划座谈会”。2006年4月19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平监管分局来合作社调研。2006年12月，吉林省人民银行陈行长等来合作社调研。2007年2月14日，吉林银监局批准“梨树县闫家村百信农村资金互助社”筹建。2007年3月2日，四平银监分局批准“梨树县闫家村百信农村资金互助社”开业。2007年3月7日，本社被梨树县委、县政府评为2006年度“优秀农民专业合作社”。2007年3月9日，“梨树县闫家村百信农村资金互助社开业庆典仪式”隆重举行，中国银监会唐双宁副主席、吉林省田学仁副

省长等领导亲自来闫家村为本社揭牌剪彩；合作社开始正式运营，在四平市吉林银行进行融资 20 万。

在这里分析了旧合作社的乡村社会记忆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一系列事件所重构的新合作社乡村社会记忆的影响，它让农民由惧怕走向亲近，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尘封走向苏醒，有拒斥走向参与。通过梳理合作社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要事件能够看出是如何苏醒的，多个群体对苏醒做出了努力，共同促成了这一苏醒的局面。乡村精英在乡村社会记忆苏醒及其重构中有核心的引领作用，他们做采取的一些措施和有益于农民的公益活动有效影响了农民。姜柏林作为乡土专家对农民进行了启蒙教育。专家学者和高校学生的参与引起了农民的反思和好奇，开始关注新合作社与旧合作社的差异。社会媒体的宣传报道开始重塑农民关于合作社乡村社会记忆。农民学习培训以及对外交流提高了农民的认知能力和历史反思能力。政府的行动让农民确信新型农村合作社是一件没有风险的好事。

三、乡村社会记忆的影响：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的农民参与

乡村社会记忆是时间和空间的结合体，聚焦着农民生活的过去，并影射着农民生活的现在与未来。农民的生命中贮藏了丰富多样的社会记忆，农民也是在这种记忆中成为和确证自己。一个时代的乡村社会记忆什么，如何记忆，反映着乡村社会的社会关系及其生活期望，彰显者时代的农民诉求及其价值理想，甚至预示未来的发展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记忆不仅仅是历史的，也是政治的、文化的和社会的，这些生活的属性会在农民的社会记忆中留下深深的烙印。换句话说，农民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共同型塑了农民的乡村社会记忆，反过来又会影响着农民对当下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思想观念、行为尺度和选择倾向。这样的互动关系让乡村社会记忆成为影响农民参与和选择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在表面上虽然不是十分明显，但其作用无处不在，不可小视。乡村社会记忆有一套符合社会记忆属性，能够隐形影响农民群体行动和个体选择的作用机制，探索这样一种影响机制对于揭示农民集体合作行动的困境，推动合作社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实地考察梨树县农民关于合作社的集体记忆的时候发现，历史上的合作社记忆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合作社记忆共同影响着农民的选择倾向和参与程度。1950 年代合作社发展的社会记忆影响着当下新型农村合作社的发展信心和认同程度，乡村社会记忆是透视和分析合作社当下发展困境的重要角度之一；而且乡村社会记忆在合作社的发起成立、寻求发展、实现壮大方面发挥着微妙作用，可以为处于发展困境中的合作社探寻新的发展道路。

从上文中关于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的重要事件梳理和分类，我们可以发现乡村精英的动员，专家学者的参与、政府部门的推动，学生群体的助力，社会媒体的宣传，培训学习的推进，外部交流的加强等等诸多因素，一方面苏醒了合作社的乡村历史记忆，让农民尘封了多年的历史合作社记忆重新复活，农民开始重新面对和理性审视 1950 年代的合作社运动，对当时的集体行为和选择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回望和反思。另一方面重构了新型合作社的社会记忆，让农民在一系列合作社发展事件中感受新型合作社和历史合作社的本质差异，形成新型合作社的现代观念和组织认同，通过乡村以外群体的对新型合作社建设的积极参与和高度认同来带动农民积极参与，从而发挥了乡村社会记忆的积极功能。虽然关于新型合作社的集体记忆只有 10 余年的时间历程，但对于处在相对封闭区域和信息较少的乡村社会而言，上文中所记录的新型合作社发展的重要事件足够轰轰烈烈和影响深刻，构成新型合作社建设参与

农民最鲜明亮丽的乡村社会记忆，这些乡村社会记忆将有效引导和积极推动农民有效参与到新型农村合作社建设。

从百信农民合作社的整个发展历程来看，在乡村社会记忆的影响下农民的参与过程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作为社会事实的乡村社会记忆是农民生活中一种充满张力的存在。对真相而言，乡村社会记忆既是对农民过去经历和生活的还原，也是对农民当下经历和生活的再造；对于时间而言，乡村社会记忆是对历史时间的延续，更是对当下时间的确证；从效果来看，乡村社会记忆被农民乡村生活型塑，也构建着乡村社会的方展方向。所以，在不同的合作社发展阶段，乡村社会记忆对农民的影响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农民所表现出的对新型合作社的认同程度和参与程度有所不同。根据新型农民合作社的发展程度，下面把新型合作社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来具体考察乡村社会记忆对农民行为选择的影响。

第一阶段，是新型农民合作社的动员准备阶段（2000年1月至2003年9月），这一阶段的农民对新型农民合作社的认同度很低，由于历史原因的影响农民表现出明显的排斥心理，表现出“一旦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心理恐惧，旧合作社“苦”的集体记忆处于尘封状态。历史上的合作社因为违背了合作社的基本原则而走向歧路，造成了农村经济贫困、生活水平降低，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粮食危机的饥荒局面。旧合作社的社会记忆明显主导着农民对新合作社认知和判断，不能接受合作社这种事物可能带来的伤害，集体出现回避过去的浓厚情绪。但是我们要敏锐地看到，虽然是回避但恰恰反映了农民慢慢苏醒了那段尘封已久充满痛苦甚至是苦难的合作社运动记忆。再加上农民合作社爱好者姜柏林这位本土专家的宣传教育，对农民建立合作社进行了思想启蒙，引导农民回望旧合作社这段乡村社会记忆。第二阶段，是新型农民合作社的发起成立阶段（2003年10月至2007年3月），这一阶段农民对新合作社的认同度有所提高，特别是这一阶段的一系列重要事件有效推动农民对旧合作社的社会记忆进行反思。在农民看来，全国诸多农村专家学者到百信合作社调研，全国各高校大学生到百信合作社支农，全国大量媒体对百信合作社进行报道，甚至最权威的电视媒体中央电视台和很有影响力的报纸媒体《南方周末》都进行了专题报道，更主要的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纷纷到百信合作社视察，让农民慢慢改变了旧合作社的社会集体记忆，建立起新合作社的社会集体记忆，再加上乡土精英作为合作社的领导者为农民买机器、修路、打井等，这些公共服务赢得了农民的信任，农民慢慢开始认同合作社并部分的参与到新型农村合作社建设中来，农民关于新合作社能带来“幸福”的社会记忆开始发芽生长。在此基础上百信农民合作社正式成立了，并且是得到政府高度认可和支持。第三阶段，新型农民合作社的初步发展阶段（2007年4月至今），这一阶段农民的认同度进一步提高，更主要的是农民在行动上有了实质性进步，虽然参与比例依然不是很高，但在“实惠”的引领下积极参与到合作社建设上来，并积极进行出谋划策。在农民的积极参与下，新合作社开展了资金互助业务和粮食信托业务，开辟了合作社发展的新阶段。这一阶段作为合作社领导层的精英们对旧合作社的社会记忆慢慢失去了兴趣，更主要的兴趣在于构建关于新合作社的社会记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更新农民的原有观念，实现合作社发展的资源整合与获取。

四、乡村社会记忆的重构：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的资源获取

社会记忆的发现源于不规则的、变动不居的日常生活，它们本身虽然零散多样，但对它们的科学认识却能真实揭示社会生活的实践逻辑，有助于我们将一个充满生命力的理论还原

成一个展现集体行动逻辑的生活本身，更重要的责任是我们可以用社会记忆重构来实现观念的更新，从而更好的指导我们的实践发展。当前中国农村发展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由原来的农民温饱生存问题转变到富裕发展问题。新型农村合作社正是农民寻求的自我发展之道的实践表现，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对于历史上的农民合作社记忆在诸多条件下苏醒，并在社会记忆的影响下转变观念，重构合作社的现代形象，以寻求合作社的快速发展。在合作社发起成立、寻求发展、实现壮大的过程中，乡村社会记忆的影响，是通过改变农民观念来实现的。同时乡村社会记忆构成乡村行为规范的文化场域，引导农民淡忘旧合作社带来的痛苦，慢慢靠近并参与新合作社建设。乡村社会记忆所传承下来的人情、面子、关系在发展过程中发生作用，依托精英的家族地位，使社会记忆的在实践过程中发生作用。合作社的成长需要充足的资源和营养，在获取资源的过程中，需要动用乡村社会记忆，通过对社会记忆的提取和反思，苏醒暂时性社会记忆，对各种资源进行测量。通过测量合作社成长的复合资源体系，对各种资源进行结构性确认。社会资源、文化资源、市场资源和政策资源凸现出来。

新型农村合作社成长的复合资源体系是一个有效分析合作社成长机理的本质维度，具体是指影响合作社发展的资源复合体的基本要素、结构、及作用机制，这种影响不是唯一的，单向度的，而是复合的、成体系的行为博弈过程。所谓合作社的成长是指其依靠现有能力，获取资源，整合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用自身业务来增加组织积累和成员收益，从而开发和获取新资源的过程。其成长机理在资源识别、选择、获取、使用、增殖过程中贯穿和展开。

首先，社会资源是合作社成长的重要营养，乡村社会是新型农村合作社的生存土壤。新型合作社在乡村社会发展中扮演何种角色，如何与乡村社会中的基层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宗教文化等自组织进行互动，是否存在结构冲突？血缘、宗族、风俗等对农民合作有什么影响，异质性的社员群体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取得认同？合作社的不同群体，如何动用社会中的“关系”，最终以什么样的认同机制确保合作社获得充足的社会资源？其次，市场是合作社成长和竞争的场所。新型合作社对市场资源即经济资源的占有程度，有效利用程度，决定着合作社生存和交易的市场成本。市场成本怎样决定着合作社运行机制的选择？合作社在成长的过程中，如何在市场中确认自己的方位，如何与市场中的其他主体交换与互动，如何在互动中成长并降低市场成本，如何根据资源完善治理结构，改进运行机制？最终通过什么路径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取市场资源和市场地位？第三，在合作社发展的初级阶段，政治资源对其发展具有决定作用，主要指政策资源，表现为政策供给。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在税收、财政、产业、销售等方面需要哪些具体政策？政策供给中，政府怎样保持有效支持而又不过度干预？我们引入“均衡干预”和“需求干预”理论，对政府在合作社发展进程中的阶段性角色和政策供给内容进行探索，以求解模式选择与政策供给间关系，创新合作社的发展模式。第四，农民合作社的初始成长发端于农民合作意识的初步形成，农民合作的集体行为表现出明显的文化属性，农民合作行为展开的实践逻辑体现出对文化资源的路径依赖。因此，农民的合作意识与合作行为如何发生？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农民合作社如何发起？“原子化”的农民集体行动如何达成，实践逻辑如何展开，与农民的文化程度，与农民获取文化资源有什么样的深层文化关联？以破解农民合作行动的实践密码。

新型农村合作社的资源依赖及获取方式研究。资源是合作社存在和发展的核心要素，各种资源的获取如何影响合作社的发展潜能、空间和进程？资源依赖是组织发展的基本现象，合作社作为社会组织，依赖哪些途径，通过什么方式从周围环境中获取资源？考察合作社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对资源的需求偏好、依赖程度、获取机制及其差异；建立各种资源的测量

指标体系，实证性的分析各种资源对合作社成长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机制。这些资源的获取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哈布瓦赫·莫里斯.[1952]2002.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 康纳顿·保罗.[1989]2000.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3. 纳日碧力戈.2000.各烟屯蓝靛瑶的信仰仪式、社会记忆和学者反思[J].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
4. 王明珂.2001.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J].历史研究(5).